

論文

創作或抄錄？--《窗下唾餘編》手稿再探

王雅儀*

一、前言

王炳南手稿於 2007 年由家屬捐贈予國立臺灣文學館，手稿包括王炳南個人詩作《北嶼釣客吟草》，以及王炳南抄錄、整理前人佳作之《南瀛詩選》、《潛園寓錄》、《蕉窗隨筆》、《心聲集》、《窗下文錄》、《詩話叢書》等，此外，還有一本《窗下唾餘編》。

《北嶼釣客吟草》稿本封面題署大正 11 年，即 1922 年，可知手稿全卷抄錄是在 1922 年完成。至於所錄詩作，或有 1904 年發表於《臺灣教育會雜誌》，或有 1908 年發表於《臺灣日日新報》、《漢文臺灣日日新報》者，可見這些詩作的實際寫作時間早於 1922 年。1922 年王炳南重新整理、抄錄曾發表在報刊上的詩作，並一併收錄當時報刊編輯所給的評語¹，輯錄為《北嶼釣客吟草》一卷。

至於《窗下唾餘編》稿本則未知抄錄時間，部分內容也未署名作者。2007 年，國立臺灣文學館出版吳榮富編輯《北嶼釣客吟草》，書末並附有編者所撰〈漁村詩人王炳南先生詩初探〉一文²，是最早專文介紹王炳南詩作和經歷的文章。該書除了完整呈現王炳南手稿《北嶼釣客吟草》內容之外，還整理了另一份手稿《窗下唾餘編》³，並依據手稿內容，推測王炳南是 1908 年由中國

* 國立臺灣文學館委託、成大中文系施懿琳教授主持，「《全臺詩》蒐集、整理、編纂計畫」專任助理。

¹ 手稿錄有三屋清陰的評語，這是三屋清陰於 1900 年代擔任《臺灣教育會雜誌》編輯，以及後來 1920 年代擔任《臺南新報》編輯時，附在所刊詩作後面的評語。另有林湘沅、黃植亭的評語，這是林、黃兩人在 1900 年代擔任《臺灣日日新報》編輯時，附在所刊詩作後面的評語。此外，還有蔡國琳(1843~1909)、陳瘦雲(1879~1912)、謝籟軒(1879~1921)等人的評語，由於蔡、陳、謝三人早在手稿完成的 1922 年以前過世，所以這些評語應該是當時三人擔任《臺南新報》編輯時，附在所刊詩作後面的評語。不過由於目前無法取得 1921 年以前《臺南新報》，故無法一一加以比對。不過筆者推測，附有蔡、陳、謝等人評語的詩作，應該曾在 1921 年以前刊載於《臺南新報》。《北嶼釣客吟草》稿本一冊，現為國立臺灣文學館收藏。稿本原檔影像見國立臺灣文學館文物典藏系統網站，網址：http://collections.culture.tw/nmtl_collectionsweb/GalData.aspx?GID=227850&MODE=D_BSEARCH。

² 見吳榮富〈漁村詩人王炳南先生詩初探〉，收於王炳南著、吳榮富編《北嶼釣客吟草》(臺南：國家臺灣文學館籌備處、臺南縣文化基金會，2007 年 7 月)，頁 157-178。

³ 《窗下唾餘編》稿本原檔影像見國立臺灣文學館文物典藏系統網站，網址：

渡海來臺的詩人。不過筆者在重新閱讀《窗下唾餘編》後，發現此手稿與王炳南之間的關係或許可以再重新討論。

二、關於王炳南 1908 年渡臺的說法

吳榮富〈漁村詩人王炳南先生詩初探〉一文，認為《窗下唾餘編》手稿作者是王炳南，並在這個前提下，推測王炳南是 1908 年由廈門渡海來臺的詩人。以下分別從 1908 年和渡臺兩部分來說明。

(一)1908 年之說

吳榮富〈漁村詩人王炳南先生詩初探〉一文，認為《窗下唾餘編》是作者王炳南自述經歷的詩稿，並據內容推測王炳南是由中國渡臺。接著又從手稿內的「舌耕梓里十餘年」⁴、「廿年相敬似賓儔」⁵等詩句，推測王炳南來臺前已經在故鄉教書十餘年，娶妻結婚二十年，所以據此推估王炳南可能差不多於 35 歲時來臺，因此在結論寫道「他應在三十五歲(1908 年)左右渡臺」⁶。然而王炳南出生於 1883 年，35 歲是 1918 年，不是 1908 年。因此該文所謂王炳南在 1908 年渡臺的時間是有誤的。

許素蘭〈王炳南《北嶼釣客吟草》的生命書寫〉⁷一文沿用吳榮富的說法，但修正了「三十五歲 1908 年」的錯誤，因此寫王炳南 1908 年 25 歲渡臺。

但如果王炳南是 25 歲渡臺的話，那與《窗下唾餘編》詩裡所描述的人生經歷「舌耕梓里十餘年」、「廿年相敬似賓儔」就不相符合了。因此不論是 25 歲或 35 歲，不論是 1908 年或 1918 年，據《窗下唾餘編》手稿所推測出的說法都不甚合理。

那麼，會是作者王炳南的生年記載有誤嗎？如果參看王炳南另一本手稿《北嶼釣客吟草》和《臺灣日日新報》所刊詩作，提及年紀的大概有下列這幾首詩：

門雖近市心如冰，獨有沙鷗不負盟。半世累唯兄弟重，一生愚任友朋輕。嘗來世味蓼非苦，說到人情劍欲鳴。三十布衣仍故我，笑將美睡

http://collections.culture.tw/nmtl_collectionsweb/GalData.aspx?GID=227854&MODE=D_BSEARCH。

⁴ 見〈因歲荒而渡臺〉，吳榮富編《北嶼釣客吟草》附錄《窗下唾餘編》(臺南：國家臺灣文學館籌備處、臺南縣文化基金會，2007 年 7 月)，頁 102。

⁵ 見〈在齋中思妻〉，《窗下唾餘編》，頁 109。

⁶ 見吳榮富〈漁村詩人王炳南先生詩初探〉，頁 177。

⁷ 見許素蘭〈王炳南《北嶼釣客吟草》的生命書寫〉，收於《台灣文學館通訊》第 28 期，2010 年 9 月，頁 108-109。

傲公卿。(〈偶感〉)⁸

浪跡人間三十年，仍然故我欲華顛。功名畢竟短長夢，富貴真成濃淡煙。作畫乞花唯有癖，賣文買藥了無錢。可憐春月秋風夜，一憶舊遊一黯然。⁹(〈浪跡〉)¹⁰

庸庸四十一無聞，乞巧徒勞終是昏。翻羨癡牛真豔福，天長地久配天孫。(〈七夕〉)¹¹

昔我往蕭壠，皇皇謀升斗。不擇官而仕，家貧有老母。今日去蕭壠，屈指八月久。得志無一二，失意常八九。兩袖徒清風，身外復何有。還我小茅廬，掃我西北牖。菽水有餘歡，戲彩學萊叟。疏才未敢狂，淡薄聊自守。何嫌雀羅門，自有風月友。隨遇判行藏，弄巧反為醜。軒冕等泥塗，千金亦敝帚。古來聖賢流，立身貴不朽。顧我三十年，功名落牛後。逝者既如斯，未來敢望否。萬事付自然，且樂生前酒。(〈還鄉吟〉)¹²

前二首寫於 1912 年，當時 30 歲。第三首寫於 1922 年，當時 40 歲。從以上幾首詩作來推算的話，生年應當在 1883 年。至於第四首〈還鄉吟〉，王炳南曾投書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說這首詩之前已在南報刊登，這次莫名被人轉投北報¹³，因為不知南報刊於何年，故以此詩來推算年紀可能比較不準確。所以，王炳南出生於 1883 年的記載應無誤。

(二)渡臺之說

接著再討論渡臺一事。

1.從報刊詩集所登詩作來看

王炳南在 1904 年 2 月曾於《臺灣教育會雜誌》發表詩作〈花月吟〉，署名「北門嶼炳南」¹⁴，可見當時已經居住在北門。接著約在 1905 年有〈旅順陷落歌〉，署名「北嶼釣客」，內容如下：

⁸ 見王炳南《北嶼釣客吟草》、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「詞林」欄，1912 年 6 月 3 日，第 1 版。

⁹ 見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「詩壇」欄，1912 年 9 月 17 日，第 6 版。

¹⁰ 見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「詩壇」欄，1912 年 9 月 17 日，第 6 版。

¹¹ 見《北嶼釣客吟草》、《臺南新報》，「詩壇」欄，1922 年 9 月 15 日，第 5 版。

¹² 見王炳南《北嶼釣客吟草》、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「詞林」欄，1911 年 7 月 27 日，第 3 版、《漢文臺灣日日新報》，「藝苑」欄，1911 年 7 月 27 日，第 1 版。

¹³ 見王炳南〈辯明書〉、《漢文臺灣日日新報》，1911 年 8 月 10 日，第 3 版。

¹⁴ 見《臺灣教育會雜誌》第 23 號，「文藝史傳」欄，1904 年 2 月 25 日。

捷音忽與春風至，肅誦欣然一展眉。虎踞旅城持要險，何今還樹受降旗。我皇仁德博如海，將士桓桓膽斗大。摧堅折銳向無前，武功赫赫耀寰界。吁嗟乎鷲禽縱有沖天翅，爭奈計窮無所施。卅萬貔貅皆束手，絕無半箇是男兒。鼠竄狼逃無地避，寂寂不聞胡兒語。從今掃淨北妖雲，日本劍鋒更銳利。十年領土舊堤疆，赳赳武夫氣倍揚。自愧手無韓鉅筆，大書維揚我國光。¹⁵

如果當時王炳南人不在臺灣，而是在中國的話，那麼立場不同，就不可能有這首慶祝日本大捷的詩歌了。

1905 年王炳南又有唱和當時鹽水港廳長村上先¹⁶敬和村上廳長自題仁山小墅七首玉韻〉、〈敬和村上明府仁山小墅芳韻〉等詩。1906 年在《臺灣教育會雜誌》有〈自述〉。所以筆者認為王炳南不可能遲至 35 歲 1918 年才來臺。再者，從 1905 至 1906 年的詩作裡，也可以看到王炳南當時居住在北門嶼的痕跡。例如：

家住江濱久業漁，不圖富貴不知書。妻孥日日都相見，仔細思來我不如。(〈漁家樂〉)¹⁷

北嶼有釣客，煙波情自適。一蓑仍一笠，下網隨潮汐。得魚便沽酒，醉倒江天夕。鷗鳥靜忘機，與我分半席。藉此樂性真，不為勞形役。

光陰荏苒馳，宦海風濤逆。休矣嚴陵灘，猶存清風跡。(〈自述〉)¹⁸

從「家住江濱久業漁」、「北嶼有釣客」等詩句裡，可看出王炳南生活在北門嶼的痕跡。

再者，1906 年 12 月出版《烏松閣唱和集》，收錄了王炳南的詩作，編在鹽水港詩人處。1905 年 10 月日人木下新三郎、館森鴻以及臺南文人羅秀惠，以後藤新平所作兩首〈烏松閣偶題〉七絕，聯合向全臺徵詩，不拘體韻，集

¹⁵ 見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「詞林」欄，1905 年 1 月 20 日，第 1 版。

¹⁶ 北門嶼原隸屬於鹽水港廳，1909 年 10 月以後改隸臺南廳。村上先，號李門，1902 年起任鹽水港廳廳長，1907 年 4 月在山形脩人過世後，兼任臺南廳長，1907 年 11 月依願免，12 月離臺返日。1903 年曾在關仔嶺築一仁山別墅。著有《如蘭詩集》，於 1911 年 11 月刊行，臺南市立圖書館有收藏。參考湘沅〈仁山別墅記〉，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1912 年 5 月 1 日，第 59 版、村上先《如蘭詩集》(東京：三協印刷株式會社，1911 年 11 月)。

¹⁷ 見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「詞林」欄，1905 年 1 月 22 日，第 1 版。

¹⁸ 見王炳南《北嶼釣客吟草》、《臺灣教育會雜誌》第 52 號，「文藝」欄，1906 年 7 月 25 日、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「詞林」欄，1907 年 11 月 9 日，第 1 版、《漢文臺灣日日新報》，「藝苑」欄，1907 年 11 月 9 日，第 1 版。

為《鳥松閣唱和集》。該書依寄稿者所居地，由北而南編排，由館森鴻及尾崎秀真共同編纂而成。¹⁹王炳南的詩作與村上先、吳鼎臣(約 1876~?)²⁰、葉瑞西(1841~1912)、翁煌南(1946~1922)等同排在鹽水港詩人處，在嘉義詩人之後，臺南詩人之前。北門嶼當時隸屬鹽水港廳，所以 1905 年徵詩之時，王炳南應當已經居住在北門嶼。

2.從報刊上的消息來看

目前 1921 年以前的《臺南新報》無法得見，所以無法從南報得知當時王炳南的相關訊息，不過 1910 年的《漢文臺灣日日新報》有多則王炳南的消息如下：

1. 近有編臺陽近人詩錄，同人閱其小啟，深為詩人賀……編輯者為臺南王炳南氏。聞炳南學校教員也，生平好為詩，故不憚多年之苦，搜羅名人佳作，多及萬首。其於詩一道，可謂腐心矣。²¹
2. 近則有北門嶼王炳南君集臺陽近人詩集，多至萬餘首，將於八月出版。²²
3. 昨接臺南王炳南氏寄來詩草五卷，謝汝銓、魏潤庵、林湘沅、李逸濤、李漢如各一，蓋將錄付臺陽詩集之梓者。自念各人詩稿多不抄錄，披讀之下，恍然有隔世之感，非此，不幾于散佚乎。²³
4. 臺南廳北門嶼王炳南氏將有臺陽詩集之刻，近來北養痾，此志未嘗須臾忘，隨處搜羅名人詩稿，所得頗富，茲已喜占勿藥，訂不日南旋。曾語人云，詩集付梓在即，甚願有同好者皆不我遐棄，從速郵寄，共襄斯舉。²⁴

1911 年有多則王炳南、王大俊、王克明等人爭執，各自投書報紙辯明筆戰的消息，致使編輯刊出這樣的聲明：

1. 北門嶼王炳南與王大俊外兩人，近因感情不快，互相攻擊，其始投

¹⁹ 見施懿琳教授主持，「《全臺詩》蒐集、整理、編輯、出版計畫第五年度期中報告」(臺南：國立臺灣文學館，2005 年 6 月)。

²⁰ 吳鼎臣(約 1876~?)，1904 年自臺南師範學校畢業。1905~1914 年歷任北門嶼公學校、六甲公學校、店仔口公學校訓導。參考臺南大學校史室，收藏專區，學籍資料，網址：<http://web.nutn.edu.tw/history/>、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，「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」，網址：<http://who.ith.sinica.edu.tw>。

²¹ 見《漢文臺灣日日新報》，「編輯日錄」，1910 年 4 月 6 日，第 5 版。

²² 見《漢文臺灣日日新報》，「蟬琴蛙鼓」，1910 年 5 月 14 日，第 5 版。

²³ 見《漢文臺灣日日新報》，「編輯日錄」，1910 年 6 月 1 日，第 5 版。

²⁴ 見《漢文臺灣日日新報》，「雪白梅香」，1910 年 12 月 14 日，第 3 版。

函本報，同人以莫明底蘊，但附諸蟬琴蛙鼓欄內。嗣王炳南以辯明書來，繼則王大俊等又以辯明書來，既均為揭載，以質公論。然亦早厭其撓瀆，為無謂之爭。乃近者彼此再接再厲，至並其親所為之隱事，羅列滿紙，各乞登報。如此之辯，何時得已，本社自有權衡。爰自今始，彼此所來之稿，不為揭載。聞彼此嚮為密友，其決裂也，報復竟至於此。友道之壞，此亦其一班也矣。²⁵

2. 北門嶼區長王謀與保正王育連署來書，言王炳南、王克明、王大俊、王杉四人，本同族而少同窗，宜其親如骨肉，近奈何因小疵，遂至失和筆戰，而互攻其短，是真荒唐之甚。²⁶

四人吵架的原因未詳，從報上僅知彼此曾投書報紙，以「蠹吏」、「詩賊」、「淫污」等事互相攻訐。從《漢文臺灣日日新報》這幾則消息看來，王炳南等四人同族且同窗，年歲大抵相當，且都居住在北門。其中王克明，號靜園主人，1906 年自總督府國語學校師範部乙科畢業，在鹽水港廳等多處公學校任教，1922 年任北門郡役所西港庄庄長。王大俊(1886~1942)，號釣翁，臺南北門人。在 1910 年至 1924 年間，歷任北門嶼區、滬汪區書記、佳里庄役場書記等職。王杉的生卒年和生平經歷目前不詳，僅知可能曾擔任鹽務方面的工作²⁷。

如果王炳南的身份是編輯所言「學校教員」的話，那麼他應該畢業自國語傳習所或總督府國語學校，或者是臺南師範學校，不過目前尚未找到王炳南的就學資料，僅能在「總督府職員錄資料庫」內查到王炳南曾於 1910 年擔任臺南廳北門嶼書記，當時書記也多是由國語傳習所或國語學校畢業生擔任的，因此 1883 年出生的王炳南很有可能就在臺灣成長求學，在改隸之後，進入傳習所或國語學校，而後在公部門任職，他可能就是臺灣人。

如據《漢文臺灣日日新報》編輯所言，王炳南、王克明、王大俊、王杉四人，為同族而少時同窗的話，那麼王炳南應該就不是第二疊手稿內所寫的，在家鄉教書十餘年後才來臺灣的人，而應當是臺灣人，因此筆者以為渡臺說可能有誤。

承上所述，如果《窗下唾餘編》手稿作者是王炳南的話，那麼王炳南不

²⁵ 見《漢文臺灣日日新報》，「編輯贅錄」，1911 年 8 月 20 日，第 3 版。

²⁶ 見《漢文臺灣日日新報》，「編輯贅錄」，1911 年 8 月 25 日，第 3 版。

²⁷ 見《漢文臺灣日日新報》，「蟬琴蛙鼓」，1911 年 6 月 23 日，第 3 版、《漢文臺灣日日新報》，「抹銷一則」，1911 年 6 月 28 日，第 3 版、《漢文臺灣日日新報》，「辯明書」，1911 年 8 月 10 日，第 3 版、《漢文臺灣日日新報》，「辯明書」，1911 年 8 月 15 日，第 3 版。

可能在 35 歲 1908 年渡臺，當然也不可能是 25 歲，因為 1908 年的推測是有誤的。再者，據報紙上王炳南的消息看來，他很可能就是北門人。但如果手稿作者是王炳南的話，那麼手稿詩作所描述的渡臺經歷，與目前報刊雜誌所見的 1883 年出生的北門詩人王炳南，經歷就完全不相符。既然如此，這份手稿也有可能不是王炳南所作，只是王炳南抄寫或收藏的。那麼，手稿內敘述渡臺經歷的詩作又是誰所寫的呢？

三、《窗下唾餘編》手稿的內容

《窗下唾餘編》這本手稿，除了封面外，內頁右上角均有編號，是以蘇州碼紀錄的。如果依照手稿原編碼來看，可以把這本《窗下唾餘編》拆成七疊手稿。第一疊手稿有 15 張(每張有 2 頁)，為〈塔江芸友寄贈〉、〈敬步塔江芸友寄贈原韻〉、〈鰲江芸友寄贈〉、〈敬步鰲江芸友寄贈原韻〉等詩作。²⁸此疊手稿都是唱和詩作，為作者與故鄉宗親戚族相唱和的詩作。內容大抵為，故鄉親友來詩盼念作者早日取得功名，衣錦還鄉，作者也回應期待自己明年取得功名返鄉。內頁並蓋有「開閩王氏」、「炳南」、「吳敬川」²⁹等印章。據吳榮富推測原作與和詩皆出自王炳南之手。第 1 張第一首，題為〈塔江芸友寄贈〉，下方蓋「開閩王氏」橢圓章，同一面第二首題為〈敬步原韻〉者，下方蓋「炳南」小圓形章，此外，下方還有一個「吳敬川」橢圓章。第 2 張第一首〈西霞芸友寄贈〉下方蓋「開閩王氏」橢圓章，同一面第二首題為〈敬步原韻〉沒有蓋章。此外，除前列二頁之外，其他頁面沒有蓋章。

第二疊手稿有 10 張，為〈因歲荒而渡臺〉、〈舟泊磁江守風〉等詩作。³⁰作者敘述因歲荒渡臺，從滬江到西嶼，一路再到北門的經過，詩作有〈往滬江買棹渡臺〉、〈舟泊西嶼過年〉、〈問路往北港街〉、〈問路往樸仔街〉、〈問路往嘉義城〉、〈問路往鹽水港街〉、〈問路往北門嶼庄〉、〈到北門嶼族親請酒〉、〈在齋中教學〉等。並有紀錄行旅之艱辛，以及在北門嶼教書時，思念家鄉、母親、兄弟、妻、子的心情，例如〈在齋中思家鄉〉、〈在齋中思母〉、〈在齋中思妻〉等詩作。內頁未蓋任何印章。

第三疊手稿有 17 張，為〈讀以題為韻〉等詩作。³¹有多題組詩，例如讀、漁、樵、耕、牧等組詩，也有詠自然景象的〈詠雪〉、〈詠霽〉、〈詠日〉、〈詠

²⁸ 見吳榮富編《北嶼釣客吟草》附錄《窗下唾餘編》，頁 90-102。

²⁹ 《窗下唾餘編》手稿內各印章之印文由臺南大學國語文學系莊千慧教授所辨識。

³⁰ 見吳榮富編《北嶼釣客吟草》附錄《窗下唾餘編》，頁 102-110。

³¹ 見吳榮富編《北嶼釣客吟草》附錄《窗下唾餘編》，頁 110-124。

月〉等詩。此外，還有句句不脫花月二字的〈花月吟〉。其中〈讀〉、〈漁〉、〈樵〉、〈耕〉、〈牧〉等一題五首曾刊在 1906 年《臺灣教育會雜誌》，〈花月〉一題四首曾刊在 1904 年《臺灣教育會雜誌》，〈詠雪〉、〈詠霽〉二題，曾刊在 1907 年《臺灣教育會雜誌》。此外，並有〈贈林錫卿〉等詩作，及林錫卿的和詩。第 6 張至第 10 張，署名「自作」者，下方蓋「開閩王氏」橢圓章；署名「林錫卿步韻」者，下方沒有蓋章。

第四疊手稿有 8 張，為〈妓女一東韻〉等詩作。³²本疊手稿以「妓女」為題，各首韻腳從上平一東韻開始到十五刪韻，有 15 首，再從下平一先韻到十五咸韻，又 15 首，總共有以「妓女」為題的 30 首詩，內頁各首上方皆有蓋「炳南」小圓形章。

第五疊手稿有 6 張，為林錫卿〈新晴〉、〈花朝有感〉等詩，以及翠竹居氏的和詩³³，皆未刊於報紙。內頁各首題目上方蓋有「水陸平安」方章，另有「翠竹居」、「開閩王氏」等章³⁴。由詩作署名看來，此疊手稿皆為林錫卿與翠竹居氏所寫。署名「林錫卿作」者，下方蓋有「開閩王氏」橢圓章；署名「翠竹居氏」者，下方亦有「開閩王氏」橢圓章。

第六疊手稿有 17 張，前面為〈玉梅〉、〈碧桃〉等詩作。³⁵為拆字詩，共 102 首。亦未曾刊於報紙。第六疊第 16 張以後又有〈在齋中自怨〉、〈在東臺思友〉、〈思母〉、〈思兄〉、〈思妻〉、〈思子〉、〈思姪〉等詩，內容與第一、二疊手稿相呼應，故筆者猜測此疊手稿作者應與第一、二疊手稿相同。此疊手稿內頁前 5 張，每首題目上方蓋有「水陸平安」方形印章。後半部有 5 張，每首題目上方蓋「開閩王氏」橢圓印章。

第七疊手稿有 17 張，都是聯語。內容或與作者生平經歷相關，例如：「自晉而移洲北住，其家則在海濱居」、「此地人丁分晉邑，吾家孫子邁瑯琊」。或敘述北門漁村景色及作者居住環境，例如：「窗含北嶼千秋雪，門泊東瀛萬里船」、「嶼北蓑堆紅蓼岸，港南網曬綠苔階」、「山無梁菽村無竹，埕出鹽梅沼出魚」、「莫嫌第宅居無竹，最樂家門食有魚」等。還有王氏居家聯文、永隆宮³⁶眾神明聯文、本庄各店字號冠頭聯文、本庄各店關夫子聯文等。內頁在「王

³² 見吳榮富編《北嶼釣客吟草》附錄《窗下唾餘編》，頁 124-131。

³³ 見吳榮富編《北嶼釣客吟草》附錄《窗下唾餘編》，頁 132-102。

³⁴ 第五疊手稿內頁，「開閩王氏」印的下方，尚有兩個印章因原稿模糊無法辨識。

³⁵ 見吳榮富編《北嶼釣客吟草》附錄《窗下唾餘編》，頁 139-156。

³⁶ 永隆宮在北門。

氏居家聯文」的上方，蓋「翠竹居」，下方蓋「開閩王氏」之印。

在第三疊手稿曾出現顏德昌之名，但目前查不到顏德昌的背景資料。第三疊和第五疊手稿則有林錫卿這個名字，經查「臺灣日日新報」資料庫以及日治時期的資料後，發現臺北萬華有一個林錫卿，此人與萬華高山文社的駱子珊(1901~1969)有往來，大概在1926年新婚。如果以1926年新婚，二十歲結婚，來推估萬華林錫卿的年紀，那麼林錫卿可能是1906年出生的，但第三疊手稿內林錫卿有和王炳南〈花月吟〉的詩作，〈花月吟〉曾刊在1904年《臺灣教育會雜誌》，假設原作與步韻詩時間相距不遠的話，那麼林錫卿和詩應該也作於1904年前後，但這就與1926年新婚的萬華林錫卿不相符，因此手稿內的林錫卿，應當不是1926年新婚的萬華林錫卿。目前筆者尚無法查得顏德昌與林錫卿二人的資料，故無法透過此二人推斷作者的身份。至於第五疊手稿內的翠竹居士，查考日治時期的報刊資料後，目前也沒有看到與翠竹居士相似的筆名，故目前無法確定翠竹居士就是王炳南本人。

手稿內出現有下列四個印章，分別是：

1. 「開閩王氏」橢圓章，右半部「開閩」二字為陰刻，左半部「王氏」二字為陽刻，有蓋在題目下方，也有蓋在題目上方者。出現在第一、三、五、六、七疊手稿內。
2. 「炳南」小圓形章，陽刻，有蓋在題目下方，也有在題目上方。出現在第一、四疊手稿內。
3. 「水陸平安」方形章，陽刻，蓋在題目上方。出現在第五、六疊手稿內。
4. 「翠竹居」方形章，陽刻，有蓋在題目上方，也有在題目下方。出現在第五、七疊手稿內。

據以上統計看來，手稿用印似無規律，故無法以各疊手稿內頁的署名和用印來推測作者、字號與印章間的關係。此外，王炳南捐贈至臺灣文學館的手稿中，內頁有蓋印章的就只有《窗下唾餘編》與《詩話叢書》。《詩話叢書》書名頁題署「北嶼釣客節錄」，下方有蓋「炳南」小圓形印，故可明確知道這本是北嶼釣客炳南所抄錄，但《窗下唾餘編》所蓋印章較多，也沒有規律，故無法推測這些印章與手稿作者間的關係。

四、《窗下唾餘編》手稿的作者

《窗下唾餘編》一書的書名，據吳榮富解釋，是王炳南渡臺後齋中無聊

練習的作品，是將棄未棄之作³⁷。查《漢語大辭典》，「唾餘」一詞，為唾液之餘，喻別人的點滴言論。如依《漢語大辭典》的說法，那這本手稿就是記錄他人點滴的詩作，或許也就是抄錄他人作品的一本手稿。

王炳南本來就有抄錄整理前人詩作的習慣，所以他留下了《南瀛詩選》、《蕉窗隨筆》、《潛園寓錄》、《詩話叢書》等多本手稿，既然這樣，《窗下唾餘編》也有可能是王炳南抄錄他人作品的合集吧？

如果《窗下唾餘編》作者不是王炳南的話，那麼作者是誰呢？他的生平經歷與背景又是如何呢？歸納手稿內容後，大抵可得到下列這些訊息：

(一)作者來自泉州

在第一疊手稿作者與故鄉宗親的唱和詩內，出現有這些地名：塔江、鰲江、西霞、安平、沙堤、西湖、瀛洲等，這幾個地名與福建晉江市、三明市、泉州市、福州市有關，可據此推測作者為福建人。

再者，據第一疊手稿「唐山鳳鳥飛邊界，晉水鯉魚遊遠涯」³⁸、「不日覓舟歸晉水，邀君遊玩綠楊堤」³⁹，詩裡多次提到「晉水」，可能就是福建泉州市的晉江，所以作者為泉州人。再參照第七疊手稿，有聯語「自晉而移洲北住，其家則在海濱居」之句，作者可能來自晉江，是泉州人。

根據第一疊、第七疊手稿的資料，推測作者來自於泉州。

(二)渡臺目的

根據第一疊手稿，可知作者來臺灣是為了要考秀才，也就是來臺灣參加歲試。歲試即童子試，每 3 年舉行 2 次。在第一疊手稿內有下列詩句，足以證明作者是來臺灣考秀才的。詩句如下：

「堅心奪錦去遙地，有志取青適外邦。不久芹香聯桂馥，同登北闕結成雙」⁴⁰、「東瀛遠舉九皋鶴，西塾愁聽四壁蛩。黃巷切須勤外地，錦衣決定奪他邦。早游泮水早歸里，伐桂妙才曷有雙」⁴¹、「他日化龍雲外起，廣寒宮裡看光華」⁴²、「願眾芸朋芹早采，相隨伐桂賽才華」⁴³、「來歲青

³⁷ 見吳榮富編《北嶼釣客吟草》，頁 6。

³⁸ 見〈西霞芸友寄贈〉，《窗下唾餘編》，頁 91。

³⁹ 見〈敬步沙堤宗親寄贈原韻〉，頁 95。

⁴⁰ 見〈塔江芸友寄贈〉，《窗下唾餘編》，頁 90。

⁴¹ 見〈鰲江芸友寄贈〉，《窗下唾餘編》，頁 90。

⁴² 見〈西霞芸友寄贈〉，《窗下唾餘編》，頁 91。

⁴³ 見〈西霞芸友寄贈〉，《窗下唾餘編》，頁 91。

雲如得路，速修玉札報朋儔」⁴⁴、「取青取紫覺容易，采藻采芹應占先。他日錦衣歸故里，安排筵席慶團圓」⁴⁵、「但願功名早稱意，華音捷報我安平」⁴⁶、「為祝今科名首選，先光中舍後安平」⁴⁷、「日望采芹歸故國，翩翩裘馬進西湖」⁴⁸、「來歲試場如得勝，魚書速速達瀛洲」⁴⁹、「願與臺人同入泮，慰予烏巷望郎君」⁵⁰、「今朝窗下書勤學，來日榜頭名決題。魚躍禹門從變化，芹香不久到浯溪」⁵¹。

由以上詩句可知，作者來臺是為了考秀才，故鄉的親族都熱切期盼他來年取得功名，早日返鄉。而本人也非常希望明年能夠金榜題名，衣錦還鄉，因此回應以「明年快意歸宗國，相約輕舟泛小湖」⁵²。

但可惜的是作者「頻年應試屢遺棄，何日從為棘屋儔」⁵³、「文章屢置孫山外，傲骨未堪比玉驄」⁵⁴、「文戰羞予鈍筆鏢，何時奏凱望西還」⁵⁵，且自知年紀老大，有「也覺韶華來不再，敢將壯歲老江湖」⁵⁶、「路遙千里經難問，年近四旬道靡聞。半世虛生真愧我，三更弗睡永思君」⁵⁷，所以目前只能「身居北嶼暫餬口，寄跡恰如雁落洲」⁵⁸、「今把硯田耕異域，江湖雖遠不忘君」⁵⁹，雖然思念故鄉，亟欲早日返鄉，但卻只能「無時不念烏衣巷，敢住北門歲月遲」⁶⁰，在異地思念故鄉。

至於泉州人為何會渡海來臺考秀才呢？這情況應該與科舉時代下的冒籍、寄籍問題有關。乾隆 29 年(1764)，御史李宜青巡臺後奏報：「奏稱考校首

⁴⁴ 見〈清兜社友寄贈〉，《窗下唾餘編》，頁 93。

⁴⁵ 見〈籓徑故友寄贈〉，《窗下唾餘編》，頁 94。

⁴⁶ 見〈安平芸友寄贈〉，《窗下唾餘編》，頁 94。

⁴⁷ 見〈安平宗親寄贈〉，《窗下唾餘編》，頁 94。

⁴⁸ 見〈西湖宗親寄贈〉，《窗下唾餘編》，頁 96。

⁴⁹ 見〈瀛洲宗親寄贈〉，《窗下唾餘編》，頁 96。

⁵⁰ 見〈梓里族親寄贈〉，《窗下唾餘編》，頁 100。

⁵¹ 見〈浯溪宗親寄贈〉，《窗下唾餘編》，頁 97。

⁵² 見〈敬步西湖宗親寄贈原韻〉，《窗下唾餘編》，頁 96。

⁵³ 見〈敬步清兜社友寄贈原韻〉，《窗下唾餘編》，頁 93。

⁵⁴ 見〈敬步山後宗親寄贈原韻〉，《窗下唾餘編》，頁 99。

⁵⁵ 見〈敬步金山宗親寄贈原韻〉，《窗下唾餘編》，頁 98。

⁵⁶ 見〈敬步西湖宗親寄贈原韻〉，《窗下唾餘編》，頁 96。

⁵⁷ 見〈敬步梓里族親寄贈原韻〉，《窗下唾餘編》，頁 101。

⁵⁸ 見〈敬步瀛洲宗親寄贈原韻〉，《窗下唾餘編》，頁 97。

⁵⁹ 見〈敬步梓里族親寄贈原韻〉，《窗下唾餘編》，頁 101。

⁶⁰ 見〈敬步茵江宗親寄贈原韻〉，《窗下唾餘編》，頁 100。

嚴冒籍及鎗手頂替等弊：原設立廩保童生互結，法至詳也。臺灣四縣，應試多福、興、漳、泉四府之人，稍通文墨，不得志本籍，則指同姓在臺居住者認為弟姪，公然赴考。教官不及問，廩保互結不暇詳，至竊取一衿，輒褰裳以歸。是按名為臺之士，實則臺地無其人。」⁶¹

雍正 5 年(1927)，浙閩總督高其倬〈奏聞臺灣各學寄籍諸生宜歸本籍摺〉寫道：「竊查臺灣府、縣各學所有生童歲、科二試，歷來俱係臺灣道考試。向因臺地新闢，讀書者少，多係泉、漳各處之人應試，進學之後，仍歸本處居住，應試之時，渡海而往，試畢復回。」⁶²點出當時泉漳士子多東渡到臺灣應試的情況，因為當時臺灣人知識文化相對落後，競爭相對較小，因此很多閩粵學子東渡到臺灣考秀才。但這種寄籍、冒籍考試情形，在清代中葉以後有了變化。

到了嘉慶年間，臺灣地方的文化教育已經有了較大的發展，人文日盛。臺灣府屬四縣應考文童，冊報多至三千餘人，較之內地大中各縣應試童生，不相上下。有志於應試鄉試者，不下千百餘人。道光以後，臺灣文風更盛，新的書院紛紛設立。光緒初年，臺灣北部的淡水、噶瑪蘭兩廳，歲、科童試廳考時，童生人數分別多達六、七百人和四、五百人。自咸豐元年(1851)至光緒二十年(1894)，全臺中舉人者 106 人，中進士者 21 人。與此同時，冒籍的科舉移民則漸少，文獻記載中也難覓蹤影。⁶³

筆者推測，手稿作者可能是為了考童試而來臺灣。清代「科舉必由學校」，然入學有其定額，即所謂「學額」，也就是各府州縣童試錄取的生員(秀才)名額。由於採取分區限額的方式，各地區文風不一，競爭程度差異甚大，在這種情況下，道光以前教育文化水準相對不高的臺灣，則成為考生獲取秀才資格的有利地區，是以出現冒籍、寄籍等現象。清代政府把臺灣的漢人均視為外來者，因此當時在臺灣的人民均被認為是閩籍或粵籍，例如：乾隆 6 年(1741)臺灣府學的文童生學額為閩籍 20 人與粵籍 8 人。⁶⁴筆者推測，手稿作者可能

⁶¹ 見《臺灣彙案丙集·卷八》(臺北：臺灣大通書局，1987)，臺灣文獻史料叢刊第七輯 135，頁 318。

⁶² 見《雍正硃批奏摺選輯》(臺北：臺灣大通書局，1977)，臺灣文獻史料叢刊第四輯 69，頁 144-145。

⁶³ 參考李祖基〈冒籍：清代臺灣的科舉移民〉，《廈門大學學報》(哲學社會科學版)，2011 卷 1 期(2011.1)，頁 68。

⁶⁴ 參考王惠琛撰〈清代台灣科舉制度的研究〉(臺南：國立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論文，1990)，頁 37-46。

欲在臺以「閩籍」身份參加童試，以獲取生員(秀才)資格，而後在臺參與歲考與科考，然後再到福建，在福州考鄉試，目的在爭取以「臺」字號保障名額中舉。

自康熙 26 年(1687)年開始，福建鄉試編有「臺」字號保障名額 1 名，當年僅 5 人應試，中舉機率極大。其後「臺」字號保障名額被撤除，直到雍正 7 年(1729)恢復保障名額 1 名。雍正 13 年(1735)又增加 1 名，變成 2 名。嘉慶 12 年(1807)，變成 3 名。咸豐 8 年(1858)以後，變成 7 名(含閩籍 6 名、粵籍 1 名)，此後，一直到光緒 12 年(1886)臺灣建省、及其後割讓為止，福建鄉試「臺」字號保障名額維持在 7 名。⁶⁵

然而如果道光以後，即 1821 年以後，臺灣文風漸盛，冒籍來臺考試已無優勢的話，那麼手稿作者來臺有可能早於 1821 年。

如果據手稿第二疊來看，作者是因為歲荒才渡臺。有詩如下：

舌耕梓里十餘年，不覺歲荒及硯田。范灶魚生徒自嘆，曾襟肘見有誰憐。鼠知糧盡傷心去，犬識家貧放膽眠。猛著祖鞭臺早到，聊尋雲外出山泉。半年無雨穀無成，連我硯田也輟耕。入室磬懸難對己，在陳糧絕莫呼庚。顏羞金玉床頭盡，口嘆塵埃釜底生。株守園林非活計，緊收行李渡東瀛。⁶⁶(〈因歲荒而渡臺〉)

如據第一疊手稿來看，作者是泉州人，打算來臺灣考秀才，但因屢試不中，所以只能年復一年邊授讀邊準備考試。從考秀才一事，亦可推測作者來臺必在 1895 年割臺之前。如從第二疊手稿來看，作者是因為家鄉歲荒，因此無可奈何的渡海來臺謀生。如果綜合這兩疊手稿的內容，筆者以為也有可能是，作者因為歲荒在家鄉無法謀生，因此只能渡海來臺，一是可藉此設帳教學以餬口，一是或許當時在臺灣考秀才相較之下來得容易。

(三)渡臺到北門嶼路線

在第二疊手稿內，有 11 題 22 首詩，詩題分別為〈因歲荒而渡臺〉、〈舟泊磁江守風〉、〈往滬江買棹渡臺〉、〈舟泊西嶼過年〉、〈問路往北港街〉、〈問路往樸仔街〉、〈問路往嘉義城〉、〈問路往鹽水港街〉、〈問路往北門嶼庄〉、〈到北門嶼族親請酒〉、〈在路上艱辛〉，是作者敘述自己渡臺的經歷。從滬江(泉州)出發，在澎湖西嶼停留，到雲林北港上岸。抵臺後，從雲林北港到嘉義東石

⁶⁵ 參考王惠琛撰〈清代台灣科考之鄉試會試問題研究〉(臺南：南台科技大學學報，2002.12)，頁 183-186。

⁶⁶ 見《窗下唾餘編》，頁 102。

朴子，經嘉義市、鹽水港，最後抵達北門。

作者敘述自己在登船前，因為海潮疊起，困守磁江，「未卜何時江水定」、「未知何日渡瀛東」⁶⁷，連何時能夠啟航都無法確定。後來好不容易才在農曆過年前等到出航，順利的話三天就可抵達臺灣。

在輪船出現以前，帆船是兩岸對渡的主要交通工具，船隻航行在海上完全依風向而定。清代從中國到臺灣，途中因避風會在澎湖停泊，而後才到臺灣。《續修臺灣縣志》謂：「來臺諸舟，必以澎湖為關津，由西嶼頭入泊媽宮等澳，然後出東吉，過小洋，抵鹿耳，其常也。」⁶⁸雍正年間范咸有〈二十六日晚泊澎湖〉、〈二十八日入鹿耳門過七鯤身〉⁶⁹等詩作。道光年間林樹梅〈西嶼燈塔〉詩序提到：「澎湖當臺廈之交，西嶼為之障，自廈而東者，從西嶼左轉抵臺，自臺而西者，由西嶼右轉抵廈。」⁷⁰因此中國到臺灣之間，必停泊西嶼，至於停泊時間，則需視天候決定，非人力所能事先預知的。

詩人停泊在澎湖當日正好是農曆除夕，詩人一方面為自己異域孤身的現況而感傷，一方面也希望「一歲艱辛今夜盡，萬端愁苦孰人分」、「次早揚帆從此去，滿洋春色正欣欣」⁷¹，期盼所有的辛苦在今日結束，新的一年從此順利安樂。

抵達臺灣後，從雲林北港到北門嶼，一路上更是艱辛。作者寫道：

自來臺地似浮萍，南北東西行不停。昨日櫛風兼沐雨，今天戴月又披星。過多堤岸與阡陌，涉盡淄澠及渭涇。借問何街是月港，牧童遙指竹青青。⁷²(〈問路往鹽水港街〉)

忽聞海上燕呢喃，惹我淚垂濕碧衫。河水一源形瀾瀾，臺山萬仞勢巖巖。深溪涉渡逢深澗，峻嶺逾過遇峻岩。曠野樵人歸欲盡，夕陽流影半峰銜。(〈在路上艱辛〉)

遠行勞苦正愁儂，跋涉千溪及萬峰。南去北來憐隻影，東奔西走恨孤

⁶⁷ 見〈舟泊磁江守風〉，《窗下唾餘編》，頁 102-103。

⁶⁸ 見謝金鑾、鄭兼才纂修《續修臺灣縣志》臺灣文獻史料叢刊第二輯第 32 冊(臺北：大通書局，1977)，頁 31。

⁶⁹ 見《全臺詩》第二冊(臺南：國立臺灣文學館，2004)，頁 253-256。

⁷⁰ 約作於道光甲申年(1824)至辛丑年(1841)。見《全臺詩》第四冊(臺南：國立臺灣文學館，2004)，頁 375。

⁷¹ 見〈舟泊西嶼過年〉，《窗下唾餘編》，頁 103。

⁷² 見《窗下唾餘編》，頁 105。

蹤。關山難越誰悲我，萍水相逢不識容。此日遊如荷沼鯉，何時化為禹門龍。⁷³(〈在路上艱辛〉)

在現代人只需要花費幾個小時的路途，詩人當時卻是越過千溪與萬峰，歷盡艱苦才能抵達。詩人從雲林北港到北門嶼花費了多少時間呢？在〈到北門嶼族親請酒〉一詩裡，作者寫道：「一臨北嶼正靈辰，春到乾坤歲序新」、「初到北門月半圓，春回宇宙始三天」⁷⁴。「靈辰」指人日，即農曆初七。「月半圓」，即上弦，通常見於農曆每月初七或初八，據此推測，作者除夕當日在澎湖西嶼，隔日初一抵達臺灣，正月初七到達北門，總共花了七天時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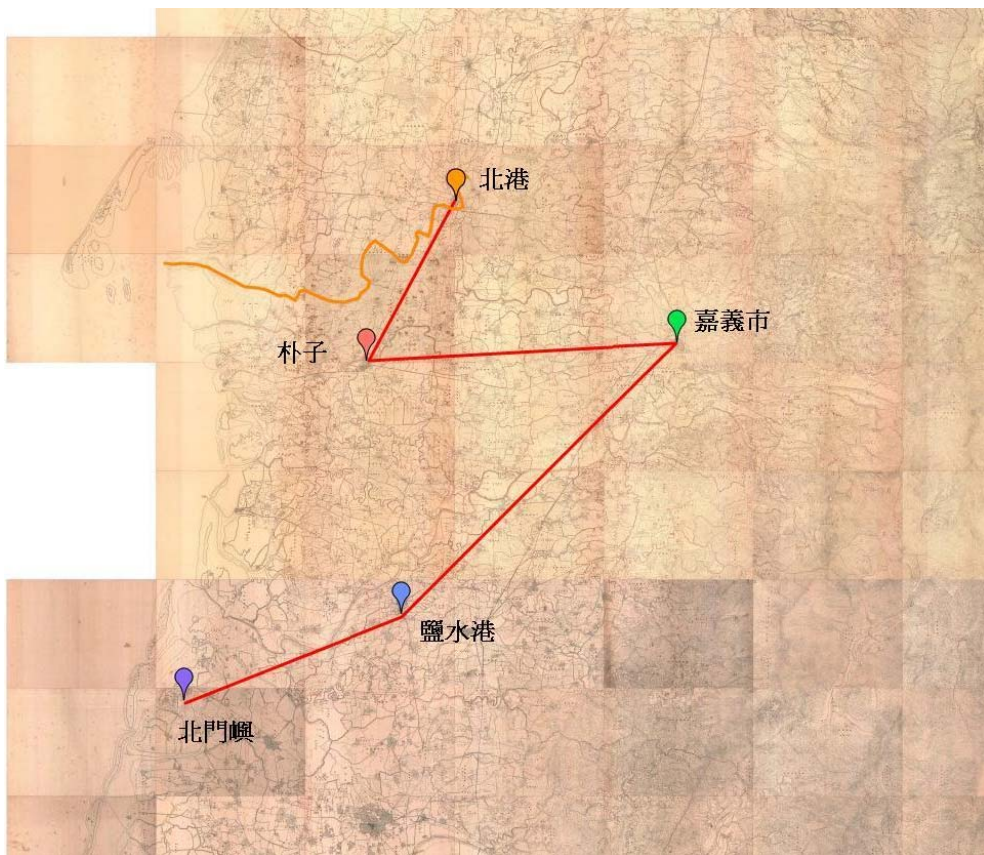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1：《窗下唾餘編》作者渡臺路線圖(謝宜珊繪製)

資料來源：日治二萬分之一臺灣堡圖(大正版，1921年)

中研院地理資訊中心臺灣百年歷史地圖網站

⁷³ 見《窗下唾餘編》，頁 107。

⁷⁴ 見《窗下唾餘編》，頁 106。

(四)作者來臺灣後居住在北門

在第一疊、第二疊和第六疊手稿內，作者均提到自己住在北門嶼。詩作如下：「雲橫西海憐望影，風度北門惹嘆聲」⁷⁵、「北嶼月光懷共賞，東臺風冷恨孤棲」⁷⁶、「身居北嶼暫餬口，寄跡恰如雁落洲」⁷⁷、「舌耕北嶼雲千里，宅泛東瀛水一灣」⁷⁸、「身處北門依北館，心思西席望西雲」⁷⁹、「有人問我舌耕處，只在北門嶼里居」⁸⁰、「竊羞帳設北門嶼，未得乘雲登帝朝」⁸¹、「身客東瀛花錦地，舌耕北嶼草茅廬」⁸²、「伯兮躬稼登西嶺，仲氏舌耕處北門」⁸³、「人自西方來北門，雨風朝夕懶吟魂」⁸⁴等。

詩中所言「東臺」、「東瀛」皆指臺灣⁸⁵，意指相對於中國而言，在東邊的臺灣。例如：周凱(?~1837)〈乞風行〉：「東臺西廈澎湖中，夏秋往往多颱風」⁸⁶。洪棄生(1866~1929)〈梅林港口舟行即事〉：「問我萍蹤何處至，回頭遙指自東臺」⁸⁷。《窗下唾餘編》作者用「東瀛」或「東臺」正是為了與「北嶼」對仗，以符合律詩的格律。由手稿可知，作者渡臺後居住在北門，以教書維生。

(五)作者年約四十歲

那麼這個來臺灣考秀才，設帳在北門教讀的作者年紀多大呢？從第一疊手稿和第六疊手稿內可以發現作者當時年約四十歲。詩作如下：

一朝二阮竹林分，恨似梁間燕不群。無意清吟嶼北月，素心悵望江東雲。
路遙千里經難問，年近四旬道靡聞。半世虛生真愧我，三更弗睡

⁷⁵ 見〈敬步安平芸友寄贈原韻〉，《窗下唾餘編》，頁 94。

⁷⁶ 見〈敬步沙堤宗親寄贈原韻〉，《窗下唾餘編》，頁 95。

⁷⁷ 見〈敬步瀛洲宗親寄贈原韻〉，《窗下唾餘編》，頁 97。

⁷⁸ 見〈敬步金山宗親寄贈原韻〉，《窗下唾餘編》，頁 98。

⁷⁹ 見〈敬步梓里族親寄贈原韻〉，《窗下唾餘編》，頁 101。

⁸⁰ 見〈在齋中教學〉，《窗下唾餘編》，頁 106。

⁸¹ 見〈在齋中教學〉，《窗下唾餘編》，頁 106。

⁸² 見〈在齋中思故人〉，《窗下唾餘編》，頁 108。

⁸³ 見〈在齋中思兄〉，《窗下唾餘編》，頁 109。

⁸⁴ 見〈在齋中自怨〉，《窗下唾餘編》，頁 155。

⁸⁵ 「(臺灣)島之名稱不一，……元順宗時，日本人領此地，稱為東臺島。」見〈談瀛〉(一)，《漢文臺灣日日新報》，「論議」欄，1907年3月5日，第2版。

⁸⁶ 見《全臺詩》第四冊(臺南：國立臺灣文學館，2004)，頁 334。

⁸⁷ 見《全臺詩》第十七冊(臺南：國立臺灣文學館，2011)，頁 139。

永思君。⁸⁸(〈敬步梓里族親寄贈原韻〉)

水流齋後惹心驚，口嘆半生未顯名。月色惱人眠不得，涓涓去去正無情。(〈在齋中自怨〉)

人自西方來北門，雨風朝夕懶吟魂。而年四十未明道，儒孰以予君子尊。⁸⁹(〈在齋中自怨〉)

(六)作者已在家鄉書教書十餘年，寫作當時已經教書 16 年

這個近四十歲，年紀老大還在準備考童子試的作者，已經教書 16 年了。未來臺灣之前，在家鄉已經教書十餘年了，在第二疊手稿內有「舌耕梓里十餘年」⁹⁰之句，第六疊手稿也有〈教徒多受苦〉一詩，敘述自己教書已經 16 年了，亟欲脫離舌耕生活，詩作如下：

言念教徒十六年，身經勞苦萬千千。寸心思脫舌耕債，謝地謝天謝聖賢。⁹¹

此外，第二疊手稿內有〈在齋中教學〉，敘述在北門教書的生活，詩作如下：

十姓生徒聚一廬，素心茅塞拙教書。休稱博覽文中子，漫道精通董仲舒。闕黨考亭何敢比，春風時雨愧非如。有人問我舌耕處，只在北門嶼里居。

廿四小生半總髻，過多朽木不堪雕。慚為西席慚餬口，懶接東家懶折腰。講學弗如楊董輩，談經難比馬匡僚。竊羞帳設北門嶼，未得乘雲登帝朝。⁹²

可見作者大約從 24 歲起開始設帳教讀。在北門嶼的學生多是幼小的孩童。24 個小朋友聚在一起讀書，想來教學的過程令作者感覺疲憊。從「過多朽木不堪雕」一句，可以感受到作者無奈的心情。

(七)作者已娶妻二十餘年

這個年約四十歲，客居北門嶼的作者，已結婚二十年了。因為單身渡臺，

⁸⁸ 見《窗下唾餘編》，頁 101。

⁸⁹ 見《窗下唾餘編》，頁 155

⁹⁰ 見〈因歲荒而渡臺〉，《窗下唾餘編》，頁 102。

⁹¹ 見《窗下唾餘編》，頁 146。

⁹² 見〈在齋中教學〉，《窗下唾餘編》，頁 106。

寓居異鄉的生活難免思念家人，因此第二疊、第六疊手稿多有思妻、思子、思母等詩作如下：

廿年相敬似賓儔，一旦割恩千里遊。聞鳳求凰生眼淚，見鸚尋鵲惹心愁。破分可比樂昌鏡，羞蔽漫言蘇子裘。封髮志堅須效董，棄金情薄豈同秋。⁹³(〈在齋中思妻〉)

兒女牽衣送出鄉，匆匆孤影渡臺陽。蘭亭椿桂分雙地，槐室梓喬各一方。看世鳳毛多濟美，恨予麟趾少呈祥。何時得意歸閩里，可樂天倫在玉堂。⁹⁴(〈在齋中思子〉)

綜合以上所述，可知《窗下唾餘編》的作者是泉州人，大概是在 1895 年割臺之前孤身來到臺灣。來臺灣是為了便於考秀才，也可是因為歲荒來臺謀生，也順道在臺灣參加歲試。因為屢試不中無法返鄉，所以邊在北門教書邊準備考試。在臺灣時已經四十歲了，從 24 歲開始教書，已經過 16 年了，對於生活、對於工作都有些許無奈。再者，作者年約四十，約在 1895 年之前來臺，甚至極有可能更早來臺，故可推知作者應出生於 1855 年以前。

然而，如果《窗下唾餘編》作者不是王炳南，是另一個泉州來臺的王氏，那麼為何第三疊手稿內，又有 3 題 11 首詩曾刊在 1904~1907《臺灣教育會雜誌》，署名北門嶼王炳南呢？是否第三疊、第四疊作者其實也有可能就是王炳南本人呢？

此外，第二疊手稿所寫「北港街」、「樸仔街」、「鹽水港街」等地名，其實是 1920 年臺南州改制之後才出現的，那麼難道作者是在 1920 年以後才渡臺的嗎？如果作者是 1920 年以後才來臺灣的，那麼作者更不可能是王炳南。再者，除了北港之外，清代可作為兩岸對渡的港口還有中部的鹿港、南部的鹿耳門、鹽水港、猴樹港⁹⁵等，手稿作者何以在北港上岸呢？或許也可以再進一步參考各港口的發展興衰，來推測作者渡臺的時間。

再來，1920 年當時臺灣已在日本統治之下，早已無科舉考試之實，作者更不可能渡臺考秀才，所以就此看來，第一疊與第二疊手稿的內容其實也無

⁹³ 見《窗下唾餘編》，頁 109。

⁹⁴ 見《窗下唾餘編》，頁 110。

⁹⁵ 猴樹港，即今嘉義東石朴子，乾隆 27 年(1762)猴樹港街改名為樸仔腳街。見林玉茹著《清代臺灣港口的空間結構》(臺北：知書房，1996 年)，頁 210。

法相銜接。

承上所述，因為各疊手稿之間內容並無法完全連貫，所以筆者認為，也不能忽略這些手稿是王炳南個人「創作」的可能性，且其創作的背景和人物是虛構的，並非真實生活的反應；是作者設想在不同經歷，模擬各個不同對象，所產生的創作。既然是虛構模擬的，那麼手稿內詩作所描述的經歷，就不能拿來跟王炳南真實的人生相對應。

五、結語

重新閱讀《窗下唾餘編》後，筆者認為王炳南並非 25 歲或 35 歲來臺，王炳南就是北門嶼人，即家屬所言北門嶼井仔腳人，即今臺南北門區永華村人。王炳南家屬捐贈的手稿《窗下唾餘編》，尤其是第一疊、第二疊敘述渡臺經歷的詩作，其作者可能不是王炳南，而是一位年約四十歲，在 1895 年以前為了謀生與考秀才而渡臺的泉州人，作者也姓王。這個詩人大約從 24 歲開始教書，大概 20 歲娶妻，而後孤身一人渡臺，在北港上岸，途經嘉義城、朴子街、鹽水港街，最後在北門嶼設帳教書。寓居北門的日子，除了苦悶的教學生活外，也有欲求取功名而不得的抑鬱。王炳南可能只是這份手稿的收藏者或抄寫人，而非作者。或許手稿作者是王炳南來自福建的宗親，所以後來才由王炳南收藏其手稿。此外，《窗下唾餘編》內含有七疊手稿，筆者認為這七疊手稿的作者也可能並非是同一人。

或者，也可能這份手稿從頭到尾就只是一份虛構的創作，詩裡寫作的人事時地物都是虛擬的，並不是曾經發生過的事實，只是作者為求詩藝的進境而產生的習作而已，所以這份詩稿可能並非個人經歷的紀實之作，只是虛構的創作。如果是這樣的話，那麼這份手稿的作者也可能是王炳南，但既然這是虛構的創作，就不能把詩裡所寫的經歷與王炳南的生平相連結，因為這並不是王炳南自述人生經歷的紀實詩作。總而言之，《窗下唾餘編》的作者需要再進一步的考證，王炳南可能僅是這份手稿的抄寫者或收藏者，手稿所描述的經歷亦非等於王炳南的生平寫照。